



乐舞相融 美不胜收

观芭蕾舞剧《天鹅湖》

□蒋 蓁

正值音乐之城哈尔滨的音乐季,在哈尔滨大剧院,欣赏由哈尔滨芭蕾舞团和哈尔滨交响乐团联袂演绎的柴可夫斯基编曲的著名芭蕾舞剧《天鹅湖》,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惊艳,欣喜,感慨,激动。

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曲《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被誉为“芭蕾皇冠上最璀璨的三颗钻石”。三部作品各有气韵,而《天鹅湖》以极致的悲剧诗意、极致的乐舞融合,成为大众认知度最高、艺术感染力最强的芭蕾标杆,是世界公认的古典芭蕾舞史上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被誉为“芭蕾舞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对于年轻的哈尔滨芭蕾舞团而言,能够完整、规范、高质量排演并呈现这部世界级经典剧目,是院团专业素养、编排能力、舞台把控能力的集中体现,彰显了本土芭蕾艺术日趋成熟的创作与表演水准。

早年我曾欣赏过俄罗斯的芭蕾舞团在哈尔滨演出的《天鹅湖》,阔大的舞台,录制的音乐,加上对剧情的生疏,让我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如今,多年聆听古典音乐,我已对《天鹅湖组曲》比较熟悉。更重要的是,在自己所在“音乐之城”的大剧院里,欣赏自己城市芭蕾舞团和交响乐团同台献艺,感受与从前大不相同。

哈尔滨芭蕾舞团的表演线条干净、姿态端正、气韵典雅,将古典芭蕾克制内敛的高级美感悉数呈现。哈尔滨交响乐团则保留了俄式交响乐的厚重辽阔,又兼顾了芭蕾配乐的轻盈诗意,强弱留白、呼吸停顿完全贴合舞者节奏。熟悉的音乐,配上轻盈曼妙的舞蹈,构成妙不可言的绝美画面。随着场景的变换,情节的推进,丝丝入扣,攫住人心。

观剧中,我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原本熟悉的乐曲在剧中陌生了起来。此时才懂得,组曲毕竟不是全剧。《天鹅湖组曲》可以看作是作品的“音乐切片”,剥离了剧情冲突、人物命运、舞台意象与戏剧张力,只剩纯粹的旋律美感;而完整舞剧是立体的艺术整体,每一段乐章都服务于剧情起伏,每一个舞姿都承载着人物命运。所以也有一点小小的心得:《天鹅湖》芭蕾舞剧与《天鹅湖组曲》的关系,应当是先欣赏芭蕾舞剧,后聆听《天鹅湖组曲》,这样,就能在聆听时,眼前浮现出舞台画面。仅凭借聆听《天鹅湖组曲》,想真正听懂《天鹅湖》,怕是不容易了。

剧中经典段落的艺术呈现,极具感染力。让我看到古典芭蕾不止是技巧的展示,更是情绪的传递、悲剧的诉说、诗意的表达。著名的“四小天鹅舞”,整齐划一的挽臂“击脚跳”,节奏明快、队形规整、姿态灵动,跳出了古典芭蕾的纯粹与天真。黑天鹅著名的32个挥鞭转则是全剧经典舞蹈的巅峰,舞者以极致张扬的肢体表现力,烘托出反派角色的魅惑与狡黠,让戏剧矛盾更加立体。

值得一提的是,由同一位演员扮演的白天鹅、黑天鹅,舞姿气韵竟有天壤之别。白天鹅的舞姿轻盈哀婉、柔弱克制,肢体线条舒展空灵,将公主的纯洁、无助与命运的悲凉娓娓道来,诠释出古典悲剧的凄婉之美;黑天鹅的舞姿凌厉张扬、技巧华丽,动作精准凌厉、气场强势,以极强的舞台张力演绎出诱惑与虚伪。一柔一刚的角色对照,极大丰富了整部剧的戏剧层次与审美张力。

作为古典音乐爱好者,我十分喜爱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旋律优美的音乐作品,自诩“柴迷”。从未敢想象,“音乐之城”会有自己从乐到舞完全“地产”的芭蕾舞剧经典,况且是在自己城市美轮美奂的大剧院上演。如今,“音乐之城”真的把柴可夫斯基的巅峰作品尽揽怀中,以本土院团的力量落地经典、传承经典、演绎经典,实现了音乐欣赏从“听旋律”到“看艺术、读内核”的升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老街晨光》 纸本水彩 王煥堤

夜幕下的哈尔滨 很暖很美

□高宏然

如果不是飞机晚点,如果不是担心爽约,我是断然不会在后半夜独自在异乡街头的。

那是两年年初夏的一个周末,我乘坐的航班从石家庄正定机场出发,正常情况下晚上10点就到达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等到达目的地时,已是凌晨1点了。

我此行的目的是寻访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创建者弓仲韬晚年故居,采访他的后人。

弓仲韬是河北省安平县台城村人。1923年春,他在北京当小学教员期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奉命返乡开办平民夜校,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进步农民弓凤洲、弓成山入党,于1923年8月创建了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台城特别支部。次年河北省第一个县委中共安平县成立,弓仲韬任县委书记。他点燃了冀中农村的革命星火,自己也付出了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巨大代价。从生活优渥的“大少爷”到穷困潦倒的“弓瞎子”,他历经磨难初心不改。1956年,双目失明的弓仲韬被女儿弓乃如接到哈尔滨,在这里生活了8年,一直到1964年3月去世。

为了方便采访,我预订的宾馆在哈尔滨工程大学附近,距离机场有40多公里。在机场大厅内,眼看着身边的人流快速散去,我却还在犹豫:这么晚了,路又那么远,打车或订网约车,不放心;坐机场大巴,预订的宾馆距离大巴站还有一段距离……或者,在机场凑合几个小时,等天亮了再走?可是,已经与弓仲韬外孙女田晓虹约好,上午9点我去她家采访,如果耽误几个小时,不能及时赶到,不仅会失信于人,而且还会影响后面的行程安排。心里纠结不定,脚步愈发迟缓。看到前面有服务台,就过去咨询早上大巴车的发车时间。这时,路过的一名中年男子接过话茬儿:“现在就有大巴车,赶紧走吧!”服务人员也说:“是啊,你为什么现在不走?”我说:“太晚了,而且我去的地方挺远。”那男子大声说:“你放心!哈尔滨特别安全,是平安城市,就是再晚,马路上也是安全的,你尽管放心!”

听口音,他应该是哈尔滨本地人。正是这位陌生人热情而坚定的话语,让我不再犹豫,当即决定乘机场大巴走。

一个多小时后,我在距离宾馆最近的一站下了车。等了几分钟没看到出租车,就按照手机导航朝着宾馆方向走去——地图上显示只有1.5公里。凌晨两点半的大街上,只有我一个人推着行李箱朝前走着,但我毫无畏惧——这里是平安城市,有什么可怕的!

但是我过于相信手机导航了,或者说,我这个对路况一无所知的步行者,没能准确理解导航的指示,走错了方向。正不知所措间,一辆出租车停在我身边。

“去哪儿?”司机开窗问。我说了宾馆的名字。“上来吧!”他面无愧色地说。车启动了,但司机并没有打表,我心里不禁“咯噔”一下:难道他猜到了我是迷路的外地人?随即我又安慰自己——这里是平安城市,不会有事的,顶多是要多要点钱吧,毕竟这么晚了……

我正在心里瞎琢磨,车停了。我问多少钱,并拿出手机准备扫码付款。司机却说:“不要钱,这么近,当我顺路捎你了。”这令我很意外,忙说:“那怎么好意思,给您个起步价吧。”

他说:“快走吧,你大概是有急事吧。”看着出租车疾驰而去的背影,我心中充满感动,那一瞬间,我眼中的哈尔滨不仅安全,而且温暖!

不是这点儿钱的事,是他们对外地人那份热情、理解和善良。

早上9点,我按时来到田晓虹家中,她三哥田卫平和三嫂陈大厦也在。虽是初次见面,但因以前多次在微信中交流过,所以彼此并不感觉生疏。

此次寻访之旅,我除了对弓仲韬的晚年生活有了更多了解,还首次发现了其女儿弓乃如在延安与党校同学田澍相恋、结婚的过程,还有田澍的入党介绍人是革命烈士彭之(彭雪枫烈士的亲弟弟)等重要信息。抗战胜利后,田澍、弓乃如夫妇奉命回到东北富锦县(今富锦市)开展革命工作。为了深入了解那段历史,我专门买了一本《富锦市革命老区发展史》,里面果然查到了田澍、弓乃如的名字。

那天下午,田卫平、田晓虹带我来到他们

大哥田小平家。田小平出生于延安,是坐在马背上的摇篮里,跟随父母颠簸了一年时间才辗转到达东北的。弓乃如的几个儿女中,他对长辈的事情知道得最多,可惜因患病已无法清晰地表达。

临走前,田晓虹伏在田小平耳边大声说:“大哥,您要好好的,等高作家把这本书写出来,您还得看呢!”田小平湿润了眼眶,在场的人亦无不动容。

次日,我专程到弓仲韬生前居住过的新永和街寻访。行走在这条老旧的小街上,竟油然而生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我仿佛看到当年弓乃如一家住过的俄式平房,看到院内的丁香树、李子树以及树下弓仲韬给孩子们讲故事的身影……

遗憾的是,我找不到田晓虹所说的那个美丽院落——年代久远,老房子早都拆迁改建了。中午12点多,我离开新永和街,奔中央大街而去——那里有机场大巴的站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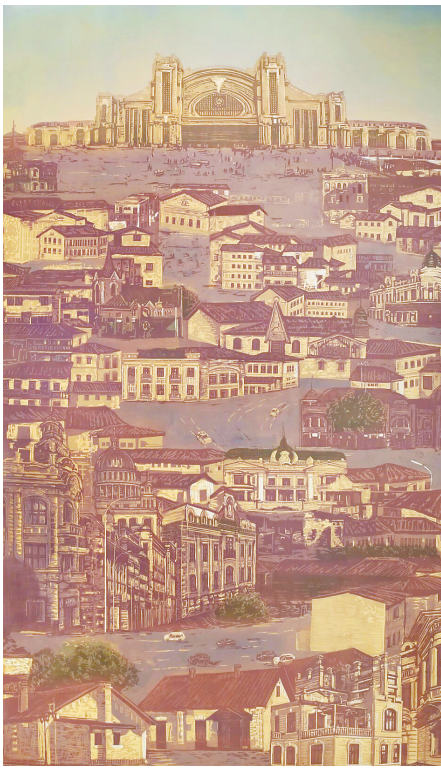
记得我上次来哈尔滨是5年前,当晚就来到中央大街感受当地独具风情的美丽夜景。那天零下二十摄氏度,还飘着雪花,街上却人头攒动,百年老字号马迭尔餐厅内座无虚席。接下来我游览了太阳岛雪博会和冰雪大世界,参观了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北大荒博物馆、军事工程学院纪念馆,亲眼见证了黑龙江省打好“冰雪牌”,做好“生态文章”的巨大成果,以及“中国粮食,中国饭碗”“大国重器在龙江”等优势产业的新亮点。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在这块历史文脉绵长、红色资源深厚的黑土地上,在一代代为之奋斗和牺牲的共产党人中,有我要寻找的弓仲韬一家人。

此次重返哈尔滨,风景更优美,所遇皆好人。

从新永和街到中央大街,我转了仅半天时间,却仿佛穿越了一个世纪。傍晚时分,我已经坐在返程的机舱内。望着舷窗外的璀璨灯火,我心潮起伏,感动犹在。飞机离哈尔滨越来越远,我的心却离弓仲韬、弓乃如、田澍等人越来越近,他们的音容笑貌更加真切,精神品格更加清晰。

2025年7月,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重点图书《寻找弓仲韬》,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包括新华社在内的数十家媒体进行了报道。同年9月26日,《人民日报》刊发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陈晋的书评文章,评价此书“有温度”“有质感”“有气象”,作者“下了大功夫、苦功夫、真功夫”。

这令我既欣慰,又惶恐,感慨万千。在滹沱河畔、冀中平原、革命老区安平县,在北京、天津、保定、西安、银川……都留下我寻访的足迹。今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重新翻看沿途所写的7万多字的寻访日志,那难忘的一幕幕如电影般浮现眼前,其中在哈尔滨的那个夜晚,尤为动人和清晰。



《艺旅冰城》 套色木刻 谭茗谦

山水西藏 有您偕行

□梵可



雪域湖光。孙钰博摄

巴松措湖岛。

纳木错湾。

从北国到西
疆,穿越大半个
中国,陪父亲去
了一趟西藏,了
结他的心愿。

一路行程,我
仰望山水之
纯之高,更
感佩偕行者
的透亮、通
达。



藏地山途。孙钰博摄

到无数藏民,正
在江边净手
诵经,撒下青
稞与隆达,洗
去一身的愁
绪,让心愿随
流水奔赴远
方。

江面开阔,江
面也很受约
束。两岸的雪
峰林木,一
路跌进水里
,与江水缠
缠环绕,一
路偕行,奔
向前方,交
流、汇合。

我们沿着道
路,与河流一
道,翻越山口
,羊卓雍措豁
然呈现。松
石色的湖水
,随时间随日
光,变幻出
浅蓝、翠碧
、靛青等多
种颜色。人
们来到它的
面前,波光粼
粼中,似乎
看到了自己
的前世今生。

沉静温和。我
感觉自己此
刻的心被彻
底荡涤,见
父亲沿湖而
行,时而驻
足凝视湖面
,时而仰天
眺望苍穹。
纯净的水,
圣洁的水,
虽然并不
在高处,却
湖映着天,
天罩着湖。

水天一色,偕
行有伴。我
觉得在我和
父亲之间,
每个同行者
,都成为上
苍的一次幸
运的安排。在
这自然的怀
抱中,享受
浸润,空气
、湖水、江
水、山脉、
原野、牦牛
……所有
的风光都添
了一层温
热厚重的人
文底色。

高山圣洁、湖
水澄澈,是
天地赋予的
仰望;而藏地
相逢之人,那
份温和通达
、纯粹善良
,则是人心深
处,最动人
的一重仰望。

一个女性,一
位作家,长
期定居山
谷、书写藏
地风物。

羽半,多么美
好的名字。她
的庄园,木
篱围满盛放
格桑,书屋
藏满记录雪
域人文的书
稿,墙侧挂
着手工唐卡
,推窗便能
远眺淡远山
峦。

她虽然不是藏
族人,但煮酥
油茶、侍弄
铜壶、擦拭
木碗的神态
,已经完全融
入了藏地。她
的长相温
软,言语温
和,神态温
润。说起藏
文化,更似解
说家长里短
。说起创作
,她每日晨
起晨煮、手
摇转经,遇
山恭敬,遇
水柔软。数
十年扎根高
原,看遍雪
山江河,懂
得与自然相
融、与众
生相让。

谈及藏地风
土,她的眼
睛会流出悲
悯的光,淡
淡地说,山
教人敬畏,
水教人纯
粹,时光教
人通透。

休整时,拉巴
欧珠的话
语,轻松、舒
坦、幽默,说
着说着,他
说,你听,天
上的星星也
在笑。仰望
星空,俯瞰
小草,我听
到了雪山之
巅的呼吸。

人到这里久
了,心性自
会开阔。每
一株小草,
都是活生生
的生命,你
要学会与它
相处。这是
发自内心的
良善——拉
巴欧珠说。

这次陪着父
亲来,目的
是陪着他
了结心愿。我
十几年前就
来过,生怕
父亲高反。
奇怪的是,
他的高反还
没有我严重
,大约是他的
愉悦补充了
精神之氧。

为我们跑前
忙后、辛
苦奔忙的藏
族小伙,他
自己就是一
个行走的氧
气罐,浑身散
发的青春气
息,足以感
染每一位旅
客。我真切
感受到藏汉
一家亲、中
华大家庭的
温暖。虽身
在西部,却
一如我北方
黑龙江的兄
弟姐妹一
样,他喊一
声姐,甜
丝丝,裹着
蜜,直甜到心
尖上。

晚饭后,父
亲悠闲地散
步,我能感
受到他的满
足、惬意。人
生的愿望
常常看起来
很难很难,其
实实现起来
是很容易的
。可我们总
在焦虑中一
天天苦熬,却
不知停下来
看看风景,这
或许是最
好的宽心良
药。

想通了这
些,才知道
,烟火寻常
里,其实也
藏着诸多
值得我仰望
的宝石。

来了一趟西
藏,终究不
算晚,长
久不得生活
,事业要
领的我恍然
顿悟:世
间虽有很多
宏大壮阔的
仰望,可一
场温柔、幸
福的偕行
,又何尝不
是一次心
灵救赎。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